

冬季到春天

孙志厚◎著

上

作家出版社



1056714

上

冬季到春天

孙志厚◎著

作家出版社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6714

第一章

说起壬林波的婚姻之事，不啻是他经受了几多挫折，也让父母伤透了脑筋！

一天午间，林诚妈端了把小杌儿，坐在大门外的北墙下晒着太阳。她才五十多岁，眼睛上就蒙了层厚厚的云翳。不管谁到家里来，不是凭视角，而是通过声音辨认。加上身体羸弱，什么活儿也干不成，一天只能摸着给自己做两顿饭。从她那佝偻着的身子及那饱经沧桑而被风霜磨砺得皱皱巴巴的面容上，不难看出以前她为这个家庭的日月尽了力劳了心。

老头子壬文中是个医畜的，日每在精纸坊兽医站上班。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壬林诚早已娶妻，不知是两口关系不睦或其他什么原因，年过半百的老夫老妻至今还未抱上孙儿。这且不谈，媳妇常常和他们闹气，因而，只得分居另住。当时想让大儿子挪出，然而他每天挣的是那几个不值钱的工分，连嘴巴也糊不住，怎有力量去砌新宅？壬文中好赖是个手艺人，在这穷鬼捧着杀屈鬼的年月里，手里比较活泛，只好在这边的空院子里盖了四间厦房，和小儿子一块过活。十七岁的小儿子壬林波是精纸坊中学三年级学生。他上着学生灶，有时星期天也不回来，这个农家小院每每显得空空落落。林诚妈孤寂惯了，也不串门，睡睡坐坐，就是这么悄没声响地伴随着光阴慢慢儿流逝。

才吃过早饭，昏黄而懒散的阳光在这初冬季节里显得没有多大热力，只是尽其所能地把这光照无私无畏地奉献给大地，奉献给人民。这会儿林诚妈把一手放在腿面，一手捂额，低头正在思虑一件

重大之事。可以断然地说，她想的不是温饱问题。因为她不太劳动，体力消耗小。在食堂化那阵，饥饿这个魔鬼疯狂摧残人们之时，她积累了一个抵御饿魔的“经验”——也就是整日钻在被窝睡，胜似到食堂领饭去排队。确实，这办法还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她在家时，有时能听见开饭的铃声，有时听不见。听见了去领饭，听不见算了，反正她有“老经验”。饿了喝上些开水，又倒头睡去，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她就是这样维持生存的。

那个该死的食堂已散，自做自吃，也好凑合，不必为嘴考虑，主要想的是二儿子的婚姻问题。不是娃的媳妇不好找，而是早已订下。订下的媳妇不是别人的闺女，而是亡妹之夫另娶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名叫梁凤月。那姑娘没文化，二儿子是初中生。这几年，各大工矿企业大量招收工人，他即使以后考不上大学，农村也待不住。要真这样，他的婚姻问题岂不会有变故？她又愚昧地想，嗨，当初不该叫娃去读书，让他在村上捶牛后半截当个睁眼睛多好，如今也不致于为他的婚事而忧。这门亲事要是一吹，两家多年友好亲戚关系的纽带就会被这无形的利刃斩断，她和老头子怎有脸去见妹夫和隔着个层儿的妹妹呢……

她正胡思乱想，听得有车子响，抬起蒙着黑帕儿的头，用右手在额头上遮住耀眼的阳光向村街张望，只见个模糊不清的人影推着车子往她跟前来。虽看不清人，却从脚步声和身架上判断：老头子回来了。

不错，推着车子的人是壬文中。他中等个儿，身板硬朗，头戴一顶黑檐帽，眼睛上的硬腿白片儿眼镜用一条满是油渍的细绳儿系在脑后。八字胡自然髻曲地翘着，显得一种富有艺术的魅力感。让人一见，不由得想起了卓别林的胡子。他上着褪了色的中山装，下穿黑色的哔叽裤，两个裤管用黑布带儿拴着，冬天既能御寒，平时上下车子也不会被挂着。从衣着和装束上看，他是一个细心而比较整洁的人。

“啊，你回来了。”老婆见老汉到了跟前，招呼了一声。

“嗯。”他有些怏怏不乐的样子，脸上显得忧悒而黯淡，将后衣架上带着药箱儿的车子在门外撑了。

“我给你打洗脸水去。”她立起身来说。

壬文中想事简单，脾气急躁，然而记忆力却极强。就学兽医来说，他没有投过师而凭自学。旧社会，他的日子还红火过一阵子，地五六十亩，槽上还有七八条骡马。俗话说：铁打的骡子纸糊的马。骡子因为是驴和马杂交而生，体质极强，一年四季不生病，就是有点小病，不用吃药打针抗抗就过去了。马却不行，天阴下雨爱生病，一口吃得不对或饮得不妥也生疾。马生了病，自然得去请兽医诊治。这样因次数多了，他把对牲口医疾的窍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慢慢地掌握了一般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再买了本《牛马经》及《元亨疗马集》、《药性赋》，不仅对病理药理以及汤头歌诀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对“十八反”、“十九畏”、“妊娠忌服”铭刻在心。这些不记清不行，医家杀人不用刀。给牲口医疾何尝不是如此？他对牲口的四季用药能够巧妙运用。例如夏天，由于气候炎热，就得多用一些消炎的药物，冬九寒天，就需多用一些热性药。他心中常记着：“春灌茵陈与木通，消黄三伏有奇功。理肺散宜秋季灌，茴香冬月莫叫空。”

有人说他：聪明人常办糊涂事。这话一点儿不假。他成为兽医之后，方圆也有了威信，相应来说也有了交往，恰巧老母八十大寿，有些人鼓动大寿要办得排场热闹，影响得大。他缺乏主见，东借西凑弄了七八千元，写了个“百寿图”，雕刻了二十四页硬屏。寿端之日，全村人来帮忙，客人不限，连看戏人及乞丐都拥到了席间。美味佳肴尽饱餐，粪堆倒的猪肉片。有人趁混乱之机偷走了猪头，被一个小伙子看见，告知了他。不料文中却说：“别人偷了猪头，你为啥不给你扛半扇猪肉？”那小伙子也就照办。事过，这个要钱，那个讨账，把仅有的一头骡子和十几亩地卖了，也填不满他自己挖下的这个债坑。无奈，只好在一天夜里偷偷儿逃离他乡。

在一个远离故土的山村，有天，一家有钱人为令郎完婚，请了个曲子班助兴，文中混在席间饱餐一顿，就给这个戏班子的人十分

殷勤地点烟递水。戏班子的人把他当成了村上帮忙的，村上人把他当成戏班子的人，就这样混水摸鱼地吃了两天鱿鱼海参酒席。事毕，戏班子走了，他却撵了去。他亲眼所睹这行当不错，既乐不穷，又不饿肚子，还能挣得钱儿。一出村，班头还以为他是送他们的，很和善地说：“不送了，不送了，千里送客，终有一别，你还是回去吧。”他嘿嘿一笑说：“好大叔哩，我不是来送你们的，而是想跟你们学戏。”“啥，你想学戏？”“这曲子戏你能学会吗？”“我能行！”他满有信心地说，“不信，我给你们吼叫吼叫。”他们村上也有曲子戏班子，他常听那些民间艺人唱戏，也会几出戏，就唱了《安安送米》中的一个唱段。班头听罢，咧开胡茬子嘴巴满意地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高兴地说：“好，我就收下你啦！”他激动地叫了声“师父”，趴在地上磕了个头。

从此，他便在戏曲艺术这条道路上学步。嗨，也许是他该吃这行饭吧，也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只两年时间，吹拉弹唱样样得心应手，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唱技高他师父一筹，特别道白，他有独特的语言风采，便拿了这个班子的头等工资。

四年后，壬文中攒饱了钱，告别师父回了梓里，还清别人账债，又组织起了曲子班。现在，他主要职业给牲口医疾，谁家有红白喜事来请他也去，不过如今唱戏不要钱，只是为了玩玩乐乐吃吃喝喝罢了。

每年春节，他都带上礼品去看望师父，老人一见他，只是惋惜地唉声叹气，说他一走，好比卸去了一个臂膀。

解放后，壬文中多次参加地县民间文艺汇演，曾被誉为卓越的民间文艺家。省文化厅将他演出的许多小戏录了音，作为贵重的戏曲资料保存。

曲子戏这个民间剧种，他一生酷爱极了。当然，这一行当也曾经解过他的危，救过他的急。然而赖以生存的还是兽医这碗饭，五五年转高级社时，他被调到了精纸坊兽医站。站上共两个人，还有一个姓胡的。

刚才，他去精纸坊中学给猪医疾，遇见个不顺心的事，急急跑了回来。

在房子里，他洗了脸，林诚妈对老头子说：“你先歇着，我给咱做饭去。”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和你说了。”她刚扭过身，他喝住了她，从语音里听得出来有点儿惊恐和不安。

他在桌旁坐了，掏出旱烟袋，在用袜腰做的烟包内挖了锅烟点着，低着头儿慢悠悠地抽了起来。她用一双爱落泪的昏花老眼企盼地望着他。然而老头子没有开口，像在思虑着什么。她从他那闷闷不乐的神态上，不用细问似乎也明白了一切——还能有什么呢，一定是他给哪个生产队看牲口出了问题。她清楚地记得，解放前，在他刚学会给牲口医疾之时，就闹了个大麻烦。那次，他给精纸坊一户有钱人家的骡子开喉（摘除颌下淋巴结），由于缺乏经验，将牲口捆得不妥，用刀割的时候，牲口三跳两蹦将气管勒住，喉没开毕，骡子断气，那家人嚷闹着要他赔牲口，他赔不起，就被连拉带搯送进了镇政府。镇长是个叫刘八撑的人，一看被送来的人是乡党，故意将脸一沉把桌面用力猛地一击，声色俱厉地说：“来人啊，把这个冒牌货兽医拉到后院将两手剁了！”乖乖，那家人一听说要剁兽医的手，哪还顾得上再让赔牲口，一声没吭地溜走了。文中见镇长要重刑处治，吓得浑身打颤两腿发软，差点昏厥，想起没了两手这辈子就算完啦，在心里直骂镇长：“他妈的，真是睁眼不认人！瞎好是乡党，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哪里知道，这刘八撑不是要剁他的手，而是让他饱餐了一顿。饭后，这位精明的镇长才说：“我要不是用那话将那些人吓走，这些街痞你怎么惹得起？”晚上，镇长把他送出来，一再叮咛：“文中啊，以后给牲口医疾要小心，以此为教训，不敢再出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事丈夫回来告诉了她，她从心眼里直感谢这位镇长。而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从他刚才的语音里已经听得出来，他不知又将哪个生产队的牲口医死了，要不，怎么会半天闷头不语？哎呀，这如何了得！如今是大摊子，人多口杂，要是告上去，刘八撑

已入土多年了，公社的头头脑脑不可能再是乡党，又要剁他的手怎么办？要真的将手剁了，以后他怎么给牲口医疾？再说，林波还上着学，怎能有钱去供他，呃，其实没钱念书是好事，他的婚姻才不会变故。然而年龄还小，回来挣不了钱，三口人以后该吃啥呢？明摆着不几年还要给二娃子结婚，这钱从何而来？她想得不寒而栗毛骨悚然。须臾，她又在内心自责，想那么多干啥，先顾眼前吧，看来老头子为此事已经有些想不开，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怎么办？就用安慰的口气说：

“他爸，不要脑子转不过弯儿来，你常年四季给牲口看病，能说不出一点儿麻达？”

“去球！”他抬起头来，狠瞪了老伴一眼，不悦地说，“嘴里胡嗑啥，看牲口病哪儿倒出问题来？”

“那……”老婆子有些茫然地瞪圆了一双视力不清而爱落泪的双眼。

壬文中在方口鞋帮上将烟灰磕掉，叙说了个让老两口担惊受怕的事情——

早饭后，精纸坊中学养猪场的李老头跑到兽医站，说一头母猪难产，他跟上李老头去了。一到文体室门口，林波和一个女学生打打闹闹从里面跑了出来。那女娃只顾往后看，不料碰在了他的身上，林波一看过来的是父亲，也显得十分尴尬。他给猪打了针，忧心忡忡地跑了回来。

老婆子听罢，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

怕怕处有鬼。这是她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今天却偏偏地让老头子碰上了。按她的思想意识，书房戏房（剧团），尽是瞎娃的地方。青年男女黑天白日混在一起，还能干净？汽油见火，岂有不着之理？说不定儿子和那个他们不相识的女学生早就好在了了一起。哎呀！这怎么行！不，不，一定要想方设法采取应急措施，得马上去寻学校领导，反映这个女娃作风不正，勾引了他们的儿子。转而，又想这样不行，学校领导也不是白吃闲饭的，脑子不会很笨，要问有什么

根据，可该怎么答？寻那女娃更不敢，要那样一开口，说不定她敢扇他们的嘴巴。思来想去，这也不行，那也不妥，看来只有管住自己的娃最好，或者给点厉害镇住他，她再勾引，他也不会理她。细细一想，他是个人，不是个物，要是个什么物件，放在那不会动。他嘴里说不和那女学生来往了，暗地又和她热乎怎么办？将在外，不由帅。她绞尽脑汁也想不下一个万全之策，只好问老头子：

“诚儿爸，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他用旱烟袋将桌面一敲，凶声凶气地说：“我看把波儿从学校叫回来，美美收拾一顿！再给他敲打开：不准和那女学生丝丝蔓蔓胡拉扯！”

“不行不行！”老婆子直摇头。

“怎的不行？”他用疑惑的双眼望着老伴。

“你把他叫回来，就是打了骂了也不会起作用。嘴上说得好，背地把鬼捣，你和我整天总不能跟着他，他避过咱又和那个女娃来往怎么办？”

兽医文中垂下了头。老伴的话儿在理，他不由得对此事又发起了愁肠。

这个节外生枝女同学的出现，林诚妈认为这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甚至说这个家庭的兴衰，甚至说一家三口人的命运，也主宰在这一女娃身上。要是二儿子以后和那个女妖精真的结了婚，不把她和老头子气死才怪！就是不气死，他俩都是学生，上完了初中上高中，高中念完升大学，到那阵，尻子一拍连点尘土也不沾，谁来管顾她和老头子？虽有大儿子，可他经常过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有时把锅当钟敲。就是有孝心，好媳妇做不了没米粥。他们都吃不上，还能顾上老人？再说二儿子真正走了那条路，把凤月闪得前不前后不后，年龄一大，肯定瞅不下好女婿、相应地，将她老两口也撂脱。她弹思极虑一番，终于想下一个妥帖的好办法，心里猝地掠过一丝自得之意，很认真地说：

“老头子，我看是这样，你到学校把娃叫回来，让他和凤月把订

婚相照了，再……”

“照了相顶屁用！”他打断了她的话，不以为然气嘟嘟地说，“他上着学，以后人大心大，不愿意这门亲事，你我还有啥办法？”

“唉，你听我把话说完嘛。”老婆子眨巴了一下红边爱落泪的烂眼，显得挺有主见地又说：“咱把凤月叫来，说是照订婚相，让俩娃接触接触，这样，就产生了情分。一旦有了情分，慢慢地也就有了爱。以后让他俩多多来往，来往的次数多了，说不定咱早早还把孙子抱下了呢！”

“嗯，你净说的是咋没影儿的话！”老头子极不赞成，“我问你，仅凭照张相片住上几天，俩娃就能产生情分？还想抱孙子，净不是大白天说梦话！”

“咋是说梦话？”她显出老谋深算的样儿，“咱把凤月叫来，再甬叫她回去，就说我眼睛不好，冬季的棉衣还没纳，再把那儿床脏了的被褥拆拆，床单洗洗，一直让她住到年上。咱波儿遇星期回来，你常在外，我再到娘屋走走，让俩娃多在一块儿待待，说不定还按我说下的来了呢？”

“他星期天不回来怎么办？”

“那你就去叫叫，就说我走了他外家，屋里无人照看门户，他不就回来了？他只要回来上一次，也就会每星期回来。这样，慢慢儿就会和凤月好起来。一来二去，要是把生米做成熟饭，就给俩娃把婚一结。如今结了婚念书的娃儿多的是，要念他念去，以后就是念得再高，离家再远，屋里的媳妇和娃子把他牵连住了，就是想飞也飞不脱。”

“这办法撩！”壬文中高兴地一拍腿，戏谑地夸赞老伴，“你真是红萝卜蘸辣子——吃出没看出，心里怪门道还真多，脑子咋环环还很稠！”

“稠啥？”老婆叹了口气，“咋都是事把人缠绕住了，不得不这样做。”

“是这，”他心急如焚，“我马上到学校去找波儿。这事再不敢拖

了，三拖两拖让学校那个女学生把波儿的心迷住，那你咧办法就不灵了。”壬文中立起身，将烟袋往后腰带上一别，就往出走。

“别急。”老伴叫住了他，他扭过身问：“咋？”

“我看现在还不能去找波儿。”

“那先去找谁？”

“先给外甥女凤叶打个招呼，让她给梁家屯她爸说说，问问人家同意不同意叫俩娃拍订婚照。要是同意，你再去找波儿；要是不同意，你把娃叫回来也无用。”

“我看他姨父姨母对这事不会有意见，只是咱娃对这事不同意怎么办？”

“啊，这也是个问题。”她不由得又皱起了眉，思思谋谋一阵后说，“只要人家同意，咱娃不同意你我都给开导开导。如果脑子再不开窍，咱把凤叶叫来。波儿最怕她。再说凤叶到他跟前也有恩。咱虽生了他，我的眼一直不好，还不是这个表姐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抓养大的，四季衣裳还不是一针一线给他缝的。她既是个姐，又是个娘，想想，他能不听她的话吗？”

“你说得对，俩娃的婚事当初也是凤叶牵的线，咱就先应该给她

说一声。”

第二章

壬文中去了凤叶家，见了外甥女说明来因。凤叶听后恶狠狠地说：“姨父，这事你别害怕，牛牛车就惊不远！你把波儿叫回来，先和他说，他要是同意和凤月去照订婚相，那就好；要不同意，你来给我说一声，看我不敢揍他！”

呀！壬文中一听到这个“揍”字不由打了一个寒颤，慢慢儿垂下头，两手抚脸，十个指头揉搓着皱纹交错的额头，外甥女的话击打在了他的心上，勾起满腹伤感。说起来，他的命也不怎么好，以前有俩娃娃，因病夭殇。生了五男，活了两个。他认为大儿子是纸糊的背墙——靠不住。他和小儿子过活，实指望他以后养老送终。平时爱如瑰宝，顶到头上怕吓了，噙到口里怕化了，长这么大还没点过一指头，怎么舍得让别人打呢？

他为母庆贺八十寿辰将日子闹烂，上门讨债者确实打发不了，无奈，只好将二儿子卖掉，不满周岁的林波被精纸坊一家姓詹的人家抱了去。说来也怪，这一小婴去后只是哭啼，怎么都不噙乳头，给灌羊奶也不张嘴。那家人一看实在不行，只好将孩子送回。当晚，娃就病了，浑身烧如火熬一般，哭也哭不出来，两片紫色的小嘴唇起了无数小白泡。那时医生也少，加之无钱，只好听天由命。五天后，娃身上全成青色，呼吸明显变弱。他清楚娃难活了，心里不由得阵阵酸楚，落下了伤心的泪水。过了两天，村上来了位姓毛的医生，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将毛医生请到家，也许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毛医生看了看睡在炕上奄奄一息的孩子，叹了口气说：“唉，这娃的病

治不好了。”他连检查也没检查，给孩子去冥冥世界发了通行证。他没敢把这话告诉在灶房做饭的妻子，擦了擦眼泪，给娃准备了一页破烂的芦席，又寻了根草绳，再找了一把铁锨，把这几样东西放到一块，免得娃断了气着忙。他又悄悄地给邻居姓谢的老头打了招呼，不要他到哪儿去，时刻准备给他埋娃。可是到第二天，娃仍是那个样子。村上的许多人都来看过，有人竟关心地对他说娃病虽重，也许那个窝儿也就好了。他听了村里人的话，将娃转移到丈人家的纸坊，他两口在此“安营扎寨”，日夜守护着这个病危中的孩子，一连几个晚上也没眨一眼。他和妻子不知流了多少泪，也不知给老天爷磕了多少响头。她的眼睛就是为孩子连哭带熬煎变得半失明了。一连灌了三天开水，奇迹竟出现了——孩子慢慢睁开了黯淡的眼睛，他两口苦愁和泪痕斑斑的脸上泛出了喜意。丈人一家人也高兴极了，一个个都跑来看孩子。嗨，谁知道，娃在好转的当天下午停止了呼吸，妻子扑倒在炕哭成泪人，他边落泪边想，农村人对重疾中的人突然好转叫“回光返照”，莫非娃今早出现的好转也是“回光返照”？这种“回光返照”当时给了他两口及丈人一家人一时的欣喜和殷慰，这阵又给他们增加了无限的悲戚与失落。他把没了气的孩子用席子包好，放在纸坊门后，跑回家拿来了他早已准备好的那几样东西，将谢老头也叫了来，把死了的孩子用席一卷，再用草绳一捆。为了捆紧，谢老汉一用力，只听得席内亡了的孩子“咔”地一声呛出一口痰来。紧接着，就有了微弱的出气声。声音很小，像只蝇儿飞过来一样。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忙将草绳一解，把芦席绽开，把活过来的孩子抱起揣在怀中。在他的体温烘暖下，这个去了幽冥之地的孩子又回到了七彩缤纷的世界。

今天，为了婚姻之事，外甥女竟想打他。打得轻不要紧，若打得重或者把胳膊腿打下问题，不是他以后养活父母，而是父母得养活他了。娃在幼小差点被病魔张开黑色的羽翼所吞噬，遭了那样的大难，想起叫人实心疼，怎么舍得打呢？沉思了大半天，壬文中痛切切地说：“凤叶呀，在这个婚姻问题上，波儿要是不同意，你就

是或说或骂都行，千万不要打他。”

各生孩儿各心疼。梁凤叶明白这一点，不便再说什么，低头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帖办法。

梁凤叶已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中等个儿胖瘦相济，身材颀长，肤色细腻。眼睛清澈而有神。鼻梁略高而直，颧旁两道纹路细细而弯弯的。齐耳短发微微有些上髻。也许是由于紧迫的日月操劳，那满头黑发里已夹有银丝。她爱好整洁，把屋里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平时总是省吃俭用，细水长流。仔细的程度真是让人无法相信，要是在屋里或其他地方拾到一粒麦，也要把它放到嘴里咬烂咽下。碰到一个棉籽，也得把它扔进口里嚼得感到无味了才把渣唾出去。每天麻明起来，到野外拾一捆柴火。常吃野菜，一分钱也不多花，真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乡间妇女。她结婚那阵，国共正打内战，地上炮声响，空中战机飞。新婚不足三天，丈夫被国民党的军队从鸳鸯枕上拉了去，这事对她这个沉浸在蜜月中的新娘来说真是致命一击，仿佛岁月倒流了！她清楚地知道，岁月没有倒流，而是它把一盆苦水劈头盖脸泼在了她身上。她整日靠在村前那棵历尽劫难阅尽沧桑老干龙钟枝叶葱茏的古槐上，眼巴巴望丈夫归来。此后，她食欲大减，夜不入寐，日每恍恍惚惚。后来，听村上一个从国民党队伍里逃回来的小伙子说，她的丈夫已被强迫当了兵。她想，村上那个小伙子都跑回来了，说不定她的丈夫哪天也会跑回来。她抱着这样的希望等呀等盼呀盼，时时刻刻都盼望着丈夫能突然神奇般地出现在她的眼前，与她同床共枕，重度那如荼如火醉人的新婚生活。然而，时光一天天流逝，日月星辰如初，她的爱夫却没回来，仍是房中镜内映单影，夜里布衾卧一个。冰冰冷冷鸳鸯枕，日日每每泪湿襟。夜晚，她只有在梦中，方有温馨的爱。梦，简直像温暖的水皎柔的月。梦，剔除了她的悲戚和孤独，使她的破境重圆，心灵的创伤愈合。她沉醉在梦中，简直不想醒来。然而还是醒来了，不由得再次洒下伤心的泪水。

五个年头过去，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她失望了，只好回到自幼

生活过的地方——姨母家。第二年，全国解放，一个新的企盼又在她心里滋生——国民党彻底垮台了，她那个让国民党军队拉去被迫当了兵的丈夫很可能要回到她的身边来。按她的心理，他不可能牺牲，因为她经常到村东的菩萨庙里焚香上贡，虔诚祈祷，相信菩萨是会保佑她的丈夫，也能为她消灾免祸。然而一直到一九五五年转了高级社，她的丈夫不仅没回，而且连封书信也无，她那颗一时躁热的心彻底掉进了绝望的深渊。公公屈大很明智，知道自己的儿子不回来了，就提出让失去丈夫的儿媳凤叶招赘个男人，另嫁也可。他共有三个儿子，虽失去了一个。家产仍按三份分，她自然而然得到了屈家三分之一的家产。嗨，真是好人遇见了好人。凤叶知道，虽说嫁到屈家近十个春秋了，凭良心，自己给屈家的日月没有什么贡献。她不打算招人，想另蹀一步，那么，要白白拿去人家三分之一的家产问心有愧。她是一个相当有头脑的女人，自己的事还不同别人商量，想出了一个比较妥帖的办法，向公公提出：她要另嫁，但一点，要让丈夫门里有人，大哥有五个儿子，商量能不能给她一个，要是行，她便把分得的这一份家产留给这个儿子。娃长大后，媳妇问题由她负责给娶。屈大同大儿子商量，同意给一个儿子为她顶门立户。

梁凤叶要改嫁之事传出，上门求亲者无计其数。她娘屋的父亲“择优录取”，认为董家村一个丧妻的中年男人比较好，对大女儿说，这家日月殷实，吃穿不愁。不料凤叶冷冷地说：“这门亲我不同意，我的事不要你管！”他见她如此的桀骜不驯妄自尊大，气得胡子一翘把脚一跺：“嗯！不要我管我就不管！”

他哪里知道，大女儿早已有了“目标”。解放初期，屈家村调来了一位叫张树荣的小学教师，年轻轻的丧了妻，丢下一男一女俩孩儿由丈母照管。白天，张老师给学生们教书，晚上，给村上的男女青年上夜课，梁凤叶也是每晚必到，她不仅是出于对学文化的爱好，而且更爱的是这位白白净净体体面面肚肚里装着墨水的教书先生。心有灵犀一点通。渐渐地他俩便相爱

了。结婚日子定后，风叶给公婆说明此事，两位善良的老人能说什么呢？只能同意，背过她去流泪。

风叶和树荣的婚事，婆家能这么通情达理，文中两口怎能执反对意见呢？

当然，对此事不满意者有之，也就是风叶娘屋的父亲梁生玉老汉。当风叶把此事告知他时，这位固执倔犟的老人气得扇了大女儿两个耳光。婚后，老汉一再提出“严正声明”：绝不承认这门亲事，更不准树荣踏进他家门槛半步！

在这个贫穷落后文化闭塞陈迹四布的地区，他俩谱写出了婚姻自主的第一支新歌。虽然梁风叶她的婚姻都由自己做主，但对待妹妹和姨表弟的婚事却大加干涉。她为何如此？其原因因为报答姨父姨母的养育之恩。她在壬家长大，虽说老两口不是生身父母，但那养育之恩却高于生育之情啊！这位缺乏文化素养的农村妇女，只是出于这么一种偏激心情才死拉硬拽地撮合这一对没有感情的夫妻。

话说回来，在农村，别说梁风叶这样做，一般大男少女的婚事都不得超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轨迹。六十年代初，在北方这个比较偏远落后的地区，“自由恋爱”是“名存实亡”。也可以说这儿是被爱情遗忘了的角落。就是一些“胆大妄为”的男女青年在一块谈情说爱，也会遭到村院中人的指责和家庭的坚决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林波的婚事，早早套上了封建余毒的紧箍咒，要摆脱这一束缚谈何容易！早年间，林波母亲的妹妹嫁给梁家屯的梁生玉，只三几年时间，这个短命的妹妹因产后风离开人世，丢得了一女一男，女儿叫风叶，儿子名金儿。不几年，生玉又续娶一妻。因有了继母，风叶就去了三桥村姨母家。这个家只有林诚一个男娃，又借了个女儿起名莲叶。这一男两女基本一般大，他们整天在一块儿玩玩要要打打闹闹，过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孩童生活。光阴荏苒，四时交替，不知不觉都大了，林诚娶了妻，她俩嫁了人。就在他们各自沉浸在蜜月之时，林波呱呱落地，来到兵荒马乱的人世间。可喜的是，风叶的继母又给她添了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妹。这妞儿一生下世，不

仅脸儿白净，而且圆得像十五的月亮，再根据大女儿的名讳，梁生玉给这个娃顺口起了个名儿叫凤月。她和林波一般大。林波四岁生日那天，在凤叶的热心撮合下，订了“娃娃亲”。这天，文中杀猪宰羊，大摆宴席，亲朋满座，觥筹交错。午间，在祖先的牌位前，文中笑逐颜开地抱着令郎，生玉喜气洋洋地抱着千金，由凤叶从男娃脖子上卸下明光锃亮银制的长命锁儿，戴在了小妹妹的脖子上。这不仅表示着要让两个孩子“长命百岁”，更重要的一点要他们“百年偕老”。于此同时，文中以自己孩儿的名义赠给了凤月一对银镯子，算做订婚的聘礼。这么一个古老的仪式和一顿丰盛的酒宴，也就订了这门亲。在凤叶看来，她也完成了一个满心欢喜而极其光荣的“人生使命”。

在订这个“襁褓亲”之时，新中国已宣告成立，明媚而温暖的阳光普照着大地，然而封建意识的流毒却像雾霭似的弥漫着而没有散去。那个小小的“长命锁儿”看来不仅是锁住了俩孩子的姻缘，而且好像还锁住了他俩的命运。

在这事上，壬梁两家人从内心来说是极其惬意和乐意的。可不，要是没有这一姻缘纽带的衔接，林波的母亲已没了亲妹妹，虽有凤叶这个外甥女，却已嫁他人，金儿也不常来，岂不成了打春的萝卜秋后的瓜，淡汤寡水的，有甚亲戚味？然而却出人预料地两个不懂事的娃儿被长命锁“锁住”，不是两家亲戚的老根根上却又萌发了嫩闪闪的新芽？想想，他们能不从内心溢喜吗？

当然，这一亲上结亲，村上有些思想陈腐的人见了文中还啧啧称赞，稍有点文化思想比较先进的人对这事就觉得这样轻率地为娃儿们订了终身大事，实为当今奇闻。是啊，这么大个村，几百张嘴，能不叫别人说长道短，皇上吹的玉石喇叭——好（号）者不同，文中两口认为这门亲称心如意，打上灯笼也难寻觅。

半天，凤叶也想不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帖办法，只好说：“姨父，照相事，我先给娘屋的两位老人说说，行与不行，三日后我来给你见个回话。”